

## 房客

◎海角

这房子,我还真不大愿意租。

租房的小伙子,姓赵。和女朋友一起住。我没见过小赵的女朋友本人,只在视频通话时见到一张瓜子脸,声音脆脆的,说:“房东,你价格就便宜点吧,2000太贵了,1500吧……”我挂的是2000块钱,挂了好几个月了,有人砍到1800,我都没干。但这个女孩一撒娇,我像被麻醉了,怎么就同意了呢?

租出去大半个月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,我步行了半小时,到了出租房的地方。全怪前一次租房的两个小伙子,把房间搞得污秽不堪。我这次得留心点。

门打开了,是那个女孩。我说,“啊,小赵不在吗?”女孩也认出了我,说,“房东啊?他刚出去了,要不要进来坐坐?”我想说不坐了吧。但我的脚它们突然急忙走了进去。无疑,每一个角落都是干净的,甚至一尘不染。这是个很会持家的女孩。“很好,比我那个时候还干净呢。”我说着,掩饰着尴尬,出门到楼下,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再一天,我接到小赵的电话:“房东,电视机坏了,只有声音,没有画面。”我想说“修吧,钱我来出”,但最后说的是买一台新的送过去。

我跟着送货工人一起上了楼,是女孩开的门。我说:“啊,啊?小赵在吗?我给你们送电视机来了。”电视装好了,我走出去时,女孩正在看新电视,脸红红的,像艳阳般。

有一个晚上,那个女孩竟然给我打了电话,带着几分哭腔:“房东,不好意思……房租,可以晚点给吗?小赵,小赵他最近没了工作,我们……”我赶紧同意了,女孩连连说谢谢。

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出租房了。当然,我其实很想去那里看看,或者很想接到那里打过来的电话。热水器怎么还不坏……洗衣机怎么也不坏……

我不知不觉,又到了租房的地方,却意外地看到马路上,那个女孩挺着已经凸起的肚子,走得小心翼翼。女孩眼尖看到了我,叫了声“房东……”

我说:“啊,怎么你一个人啊?”

女孩说:“小赵上班去了,马上,马上就回来了……”

我说:“哦,哦,恭喜你们……”我走过去时,分明感觉女孩的脸红红的。

前几天,小赵给我发了条微信:房东,这个月租约满后,我们可能就不租了,家里添了个宝宝,老家的老人要来照顾,所以要考虑搬一套更大的房……

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
我从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好久没翻的相册,封面都有些发黄、褶皱。相册最后一页的夹层里,还有一张照片,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。

照片上有我,还有和那个女孩酷似的女人。这个和我在那个出租房里一起住了五年、再离我远去的女人。

后来,我买下了那套房子。



## 回来了

◎舒曼

英语备课组组长,却一直排不上转正。

三

阿成在全市青年教师英语大赛中过五关、斩六将,最终夺得一等奖。他质朴诚挚的获奖感言,深深打动了台下的人。

“我叫雅丽。是市三中的一名英语老师。你的专业水准真让我汗颜!”一名叫雅丽的姑娘主动拉住阿成合影,索要联系方式,还当场加了阿成的微信,之后常常和他讨论一些教学上的问题,谈得很投机。

“阿成,楼下有个漂亮的女孩子来找你!”刚下课的阿成在整理资料时,同事突然喊他下楼。

“你怎么来了?”

“怎么?我不能来?不请我到宿舍坐坐?”雅丽笑着说。

在阿成的宿舍里,雅丽居然挽起衣袖,一点不生分地帮阿成烧水煮饭,阿成劝了几次也没能阻止。

“这位是?”雅丽来了。

阿成急忙为她俩互相做着介绍,话都有些乱了。

四

“阿成,这个雅丽是怎么回事?”

阿成莫名地就有了些火气:“你先说说你那个官二代是怎么回事?”

“你是和我怄气吗?是我主动招惹那个官二代的吗?”

“雅丽也是主动找来的,和我有什么关系?总不能把人家轰走吧?”

两人不欢而散。不知不觉中长久积累下的嫌隙,使得一场冷战就此拉开。

“我们家可以帮你离开这个地方。凭你的才华,你应该换一个全新的、适合你的、更高更好的平台,而不应该在这里被埋没。”雅丽毫不遮掩地表明她的态度,“雅丽能带给你什么?她能改变你的命运吗?她真的能帮助你得偿所愿吗?”

阿成口中嗫嚅,想说什么,却又始终未能说出口。

“我们家并不嫌弃你的出身。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,我父母只要你人上进、好好待我就行。”

随着和雅丽交往的不断加深,阿成看到了他以前可能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其他面。他忽然明白了,人到了一定的阶层、财富到了一定程度,自己家那些扯后腿的事,就不成为事了。而自己,可以说是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,雅丽偏偏看中了他。

“雅丽,雅丽,你不如就嫁给那个官二代吧……”阿成知道,他心中的天平已经失衡。

雅丽感知到了阿成的变化,她当然选择了放手。

不久,阿成被调去了市里的重点中学,当然进入了编内。

五

阿成因为出色的表现,又成了新学校的骨干教师兼英语教研组长。当然,一帆风顺的背后也离不开雅丽一家的运作。

“再过一段时间,你又可以升职了……你板着脸干吗,想想好,多少人头削尖了奋斗多少年也达不到这个目标呢。”

阿成无语,他觉得雅丽的话越来越刺耳,而且不知为什么,她的面部线条也越来越尖锐了。

一次全市会议上,阿成看到了雅丽,她明显瘦弱憔悴了许多。原来学校的朋友告诉阿成,雅丽依然独身。阿成从远处悄悄地看雅丽,直到会议结束不得不离开。

雅丽正埋头在办公室里批阅学生们的试卷。门突然被推开了。

“阿成!”雅丽有点惊讶,“你怎么回来了?”

“我是来辞行的。我要去外地的私立学校,他们给了我很高的工资,我母亲病又重了,需要钱……”

雅丽假装没有听出阿成话里的漏洞,点着头招呼他坐。

“我就不坐了,行李还没收拾,明天就要走。你不用送了。”阿成一副匆忙的样子出了门,却又站住了,回头说,“我和雅丽已经没有瓜葛了,我……不是那种人。”

雅丽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,呆站了很久。